



杨羽仪 著

沉沦

时而被掀上浪颠，

时而被摔进浪谷，

一个弱女子，流落在香港，
无异于驾着小舟，
在狂暴的浪涛中飘泊，

人，一旦走进田野湖山，
即使只见到一颗瑟瑟的绿草，一株婀娜的小树，
一声啼鸣，一朵野花，都能使人们
从绷紧的喘息与戕毁身心的罗网中摆脱出来。
这时，只有这时，
人才恢复了尊严，恢复了
常态的生活，恢复了真诚和淳朴。

I267
242
1

沉 沦

杨羽仪 著

052611



女子学院 005143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唐伟杰

责任编辑：骆 军

沉 沦

杨羽仪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11.5 印张 2 插页 212 千字

1990年5月北京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5.55元

自序

杨羽仪

人，是个怪物，总想有超前意识。

于是，便有层出不穷的预见。或预见几十年后地球上的“超人”，或预见多少年后地球与某星球相撞……人们骇然，哗然。

自然，有不少超前的意识能“卜”未来，成了科学预见；却也有不太科学者陷入荒唐的梦。比如，某兄预见我的友人日薄西山，人命危浅，虽非朝不保夕，也难过千日之关。谁料千日之后，被预言者还能浮舟沧海，立马昆仑，气色红润，力磅礴山河。使人见之、思之，不觉对预言者哑然失笑。

不过，人总是梦想预见未来的，这大概是“天性”吧！

人却常常遗忘了一点，每走一步，都写着历史，都或浓或淡留下一点遗迹。人，有多长历史？中国有六千年文明史。现实，只是一瞬间。从时差看，历史的总和比现实丰厚得多。不过，预言家认为：历史 + 现实 + 预见 = 未来。未来

比现实加历史还要丰厚。因为，未来是几千年历史的沉淀和升华。

人们毕竟忘不了人类的文明史，忘不了它的遗迹。

我曾在西安城郊的半坡村遗址，思索着早期人类的伟大的自我突破。

我曾在敦煌古城下，感受铁与血的激烈和毁灭的神速。

我曾在秦兵马俑前对秦始皇的功罪放肆地评弹过。

我曾领略雪压长城的微微震颤，领略雪的大野中长城另是一个庄严的热血的世界……

人类忘不了自己的光荣史，同时对于耻辱，也是没齿不忘的。圆明园的幽灵，虎门海域的魔船，南京城的血海……还有饱经忧患的十年乱世。每一点记忆都带着血和泪，带着愤怒和哭泣，带着痛苦和呻吟，带着灰暗和忧郁……它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

不过，人们尽管踏着耻辱的历史遗迹，那依然是一片中华民族热恋的黄土地，它淌流过中华民族的血泪，它浇灌着民族不屈的精魄。因此，人是在光荣与耻辱的交织中，在功与罪的交织中走出来的，它将是一群有血性的头颅高昂的中国人。

这本集子，定名为《沉沦》，固然是因为当中有一篇作品，是写一个香港少女，被人愚弄，侮辱后沉沦了，后不甘自弃，在狂暴的人生浪涛中漂泊。精神的恐怖，心灵的颤栗，被歧视，被损害，可她不屈服。她相信自己不会被生活

的浪涛吞没，几经奋搏，终成歌坛明星……

其实，沉沦的何止一个香港少女？我们的黄土地，我们的民族不也曾一度沉沦过么！

集子里的中篇散文《乱世子民》，正是写一度沉沦的中国土地上的众生相，它虽然令人心酸，令人啼笑皆非，却见真伪。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凡是经历过这个深沉的时代的人，我相信但那浩歌正气，那愚昧荒唐；那冰霜傲骨，那厚颜无耻……都是永远不会遗忘的，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尽管会患各种难愈的疾病，却绝对不会患“失忆症”的。

巴金在《随想录》中说：

“……本来一笔糊涂账嘛，扔掉，忘掉，就算完事，这最痛快。可是想到将来会出现的评论、批判、研究、考察以及种种流言’蜚语，我再也不能沉默。说实话，我前两天还在做可怕的怪梦，几张凶神恶煞的面孔最近常常在我眼前‘徘徊’。我知道发时有一些人变成猛兽，后来又还原为‘人’，而且以革命者姿态出现……人啊，你们要警惕！……我正是为了这个才活下去的。”

集子里写及的其他篇什中的人物，则多是从动乱的光明与黑暗、欢乐与痛苦、功勋与罪孽的交织中，走出来的高昂着头颅的人。

人们要求作家有超前意识，要求作家是个预言家。这

样，才能在他的作品中，放射一种超前的光芒，照着一群后来者的路。我没有这种本事，我是个令人失望的蹩脚作者，我永远也没有超前意识。

不过，我对历史，尤其是对于浇铸着民族精魂的有血性的人们，虽已成历史，却是十分珍视的。因为，它的沉淀，将教人自省，教人反思，教人从沉沦的悲剧中奋争出来，摆脱了罪孽，走向光明……

人们劝我要当个预言家，我永远做不到，甚至连写历史，写遗迹，有时也有违背历史真实的失误。但愿，我的作品能从现实和历史的交织中，超度已逝去的亡灵，而对活着的人能有一点警醒，有一点顿悟人生，也就是悟出一点“道”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写于1988年夏六榕寺下

内 容 提 要

《沉沦》为我国著名作家杨 仪 的散文集，其中《沉沦》是写一个香港少女，被人愚弄、侮辱而沉沦，后又不甘自弃，在狂暴的人生浪涛中漂泊。精神的恐怖，心灵的颤栗，受歧视，受损害，可她不屈服……终成歌坛明星。

而《乱世子民》则描绘出一度沉沦的中国大地上的众生相，时而令人心酸，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真实故事。

这部作品集题材广泛，从埃及金字塔到中国的长城，从香港的灯红酒绿、富豪之子，到内地的寂寥荒村，穷困教员，无不令人深思遐想，赋予诗化的语言也令人爱不释卷。

目 录

乱世子民.....	1
雄关慧眼.....	92
小康之家.....	97
沉沦.....	103
没有婚礼的婚事.....	110
爱丁堡广场的望乡女.....	115
在自助餐厅里.....	121
香港小姐.....	127
一个老金融家的心态.....	133
来去香港的人.....	140
富豪之子.....	146
“士多”拍卖记.....	153
香港的年轻人.....	159
碰海妹子.....	168
太平山听泉.....	177

度假村的黎族姑娘·····	182
大东海的五色人·····	189
蓝色的菠萝园·····	198
“捕蟹者”传奇·····	204
海滨，有这么间野店·····	212
森林与明湖的思索·····	218
自救·····	225
怪客·····	233
吃经·····	240
砚台笔墨写风骚·····	247
小梅沙的构思·····	250
总统勋章获得者·····	255
少女独闯张家界·····	272
中国“魔水”之谜·····	288
力拔山兮气盖世·····	307
彩色的乡情·····	322
抵押·····	340
魅力·····	350
竞选·····	356

乱世子民

一、小序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我不能沉默》中，叙述了一位画家想画一幅《死刑》图，需要一名刽子手做模特儿。一天复活节，他走到一个当仆役的刽子手家里，家里人衣冠楚楚，坐在茶桌旁，男主人却不在。他的妻子显得很困窘，说丈夫不在家。小女儿却道出秘密，说爸爸在楼阁上。原来，这个刽子手做坏事，他害怕见人。

画家向女主人解释，他需要她丈夫作模特儿，答应教她的小男孩画画作为补偿。这一补偿，博得女主人的好感。一会儿，男主人皱着眉头出来了，很阴郁，惊慌不安，一直追问原委。画家说，他在街上遇见过他，觉得他的相貌画画很适合。男主人问，他在哪里见过他的？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显然，由于害怕和疑心有什么坏事，他完全拒绝了。

列夫·托尔斯泰说：“是的，这个动手干的刽子手知道他是刽子手，知道他干的是坏事，由于他干的事，人们都憎恨

他，他也害怕人们。我认为，这种意识和在人前的恐惧至少可以洗刷他的部分罪行。而你们大家，从法庭书记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发生的暴行的间接参加者，你们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觉得可耻……我认为，不论这个不幸的仆役堕落到何等不可救药的地步，比起你们，比起你们这些可怕罪行的参与者和多少负有一些罪责的人，只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还趾高气扬的人，他们在道德上毕竟高超得多。”

而我写的，正是一个把罪恶当作光荣的荒唐年代……

二、“门槛”的梦

这一天，我所教的班正举行“五四”主题晚会。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在朗诵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她的声音是真挚而深情的：

我看见一座巨大的建筑物。

在前面的墙壁上，一道狭窄的门大大敞开着；
门里面——是一片阴森的黑暗。在高高的门槛前面
站着一个少女……是俄罗斯的少女。

那片咫尺莫辨的黑暗透散出一阵寒气；随着冰冷的寒流，从建筑物的深处传出了一个缓慢的喑哑的声音。

“喂，你啊，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吗，
等待着你的的是什么？”

——我知道，——少女回答说。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还有死亡？”

——我知道。

“完全和人们疏远，还加上孤寂？”

——我知道……——我准备好啦。我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从你的敌人——而且还从你的亲人，从你的朋友？”

——是的……也从他们。

“好吧。你准备去牺牲吗？”

——是的。

“去作无名的牺牲吗？——你会毁掉的——那时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要向谁表示悼念！……”

——我既不需要感激，也不需要怜悯。我也不需要名声。

“那么你准备去犯罪吗？”

少女低下了头来……

——我也准备去犯罪。

那个声音并没有马上再提出自己的问题。

“你知道吗，”——最后这个声音又说道，——

“你将会放弃了你现在所信仰的事情，你会理解到你受了欺骗而白白地毁掉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

——这我也知道。但我还是要进去。

“进来吧！”

这个少女跨过了门槛——接着一面沉重的帘幕就在她的身后落了下来。

“是个傻瓜！”有谁在后面咬牙切齿地骂道。

“是个圣洁的女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个回答。

我正听得入了神，思索着这个学生为什么选择这篇散文诗来朗诵呢？据历史记载，1878年1月24日，俄国发生了女革命家薇拉·扎芬里奇行刺彼得堡总督特烈波夫的事件。这首散文诗，很可能是作者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诗中的“门槛”是象征物，是参加不参加革命的分界线。在沙俄时代，参加革命就意味着流放，坐牢，牺牲一切正常人的生活，以至青春和生命；由于沙皇政府和基督教向来视革命为“犯罪”，因此，在革命者前面，常会遭误解，甚至来自亲人的讽刺和打击。面对这一切，这位俄罗斯少女毫无惧色，作好牺牲的准备，决然跨进了这道“门槛”……

我为这个女孩子能读懂《门槛梦》而高兴，她正以激越的声音，再现了俄罗斯少女的战斗风姿。

忽然，教室门外有人喊我。我匆匆离开会场，走进学校的会议室。已经有五六个教师先到了。这是个新成立的批判组。桌上放着一张党报，上半版好象是批判北京的“三家村”；下半版是批“广东特产”——秦牧的《艺海拾贝》。我极少读

“三家村”的作品，但《艺海拾贝》是十分熟悉的。它曾是我在大学时爱不释手，读烂了一本又买回一本来读的书。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大毒草”呢！

我的心卜卜地跳着，心神忐忑不安，细听着组织者的意图：上级指示，每个单位对这本“大毒草”都要开展批判，还要我执笔写一篇批判《艺海拾贝》的文章。

会议开了两个钟头。散会后，忧和虑却缠在我的心中。人，处在窘境中，是备受心理折磨的，忧虑也陡然增加。这篇文章写得好坏，常常被认为是“革命与不革命的试金石”。我蓦然想起屠格涅夫的《门槛梦》，此刻，我仿佛变成那位俄罗斯少女，站在一座巨大建筑的门槛前。建筑物深处又传来缓慢而喑哑的声音……可是，我没有那位俄罗斯少女的勇气，我得回去再读一读《艺海拾贝》，再回答这庄严而冷酷的提问。

我一字一句地读着，有时一句就读好几遍，希冀能按照报纸的意图，品味出它的“毒性”来。可是，我还是一无所获，我埋怨自己的觉悟，怎么陡然变得那么低了？竟然分辨不出“毒草”来！

我恨起自己来了。

我希冀自己立刻变成一个思想的巨人。头枕在高高的雪山顶，让它永恒地冷静；我的脚趾则伸进山下野林的明湖里，激起思想的彩色浪花。我躺着，永恒地思索着，让野花从我的手指隙盛开出来，让我的毛发长成思想的长剑，让我的双膝变成两座沉默的山。这山经受着数万年的风雨剥蚀，

仍然以伟大的山的形态保持着骨和肉。我就冷静地躺着，思索着这个世界，对着乌云密布的天空眨动着眼睛，对着山雨欲来的湖水眨动着眼睛。我向远方呼唤，就如真理的雷霆，在太空中轰鸣；我对天地呵上一口气，冰山溶解，大地碧绿。我沉默，整个世界就死了；我死了，世界就没有活着的生灵。然后，我徐徐站起身来，手中捧着一轮太阳……

我悔恨自己不是思想的巨人。我眼前的“门槛”，里面并不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而是鲜花，信任，热情与荣誉……只要闯进去，就能创造新的神，新的法律，新的自由。我怨恨自己没有长着思想巨人的脑袋，眼睛“朦朦胧胧”的，分辨不出书中的“毒液”。

一天，两天……一句过去了。我始终没有俄罗斯少女的勇气，始终不敢跨越这轻而易举的“门槛”。

我很快就得到报应：我这个曾连续获得学校的“两连冠”——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和市文教战线先进生产者的称号。如今，一落千丈了。从革命的“依靠对象”，骤然间变成了“同路人”，仿佛被远远的弃于山野中，备尝人间在政治上失意的冷寂。

我不知道自己没有违心地写那篇文章，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渐渐淡薄，而未来的生活，将要处于孤寂中度过，会不会象失去灵魂的躯壳一样？这种生活会不会痛苦不堪，恐怖不堪？

我在涉世之初的人生路上心神不安地流浪着。

我在思索：如果从人生要懂得保护自己，作为第一大义

来考虑，我是失策了；但是，若把美和高尚交织一起作天平的砝码，我又觉得死而无悔了。正如彻悟人生中，终有一天死去，而为了活得真实，死将要提前的到来。

那么，我相信，死得比生更加宝贵。

但是，我还在孤寂中徬徨。白天，也在作着“门槛”的梦……

三、第十八个落难者

十二级风暴降临了。

飓风从遥远的海席卷而来，蹂躏着大地。海浪怒吼着，悲壮地摔在岸边，粉身碎骨了。那深沉的轰响，哀怨地在原野上回荡。那恶浪袭来时，把多少凄冷带到人间。

一片浑沌。

山上光华欲燃的花丛，岸边碧青欲滴的绿树，都在风暴的夹击下，在沉静中发出轰鸣。海浪，袭击着岩岸，发出颤栗的回响；海浪，又在飓风的要挟中席卷而来而去，带来一具具白色的残骸。……

我们这座城市，离海边不远又不近。风暴很快就掠过这片单调而呆滞的土地。

风暴从社会刮进校园。人们似在梦中醒来，刚睁开眼睛，还来不及思索，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

我所尊敬的 B 校长，第一个中箭落马了。

第二个是一位数学教师，第三个是一位历史教师。第